

西子情作品
纨绔世子妃系列
003

纨绔

世子妃

3 倾天下

下

古风派当红作者西子情继《妾本惊华》后，
巅峰巨献！

温文尔雅的狡黠世子VS腹有乾坤的纨绔少女
华丽对手戏再掀高潮！

江山舞动，棋局推演，天下倾颜只为他！

帝业飘摇，挥刀策马，九州翻云只为她！

唐卡手绘封面+老年陈醋独家剧场版+

古风海报+O版人物志，超值典藏。

西子情 著

WANKU SHIZIFEI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XIZIQING WORKS
西子情 著

纨绔

世子妃

③ 倾天下
下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故人相见

第十二章
WANSHIHEI



云浅月一挥鞭，身下坐骑发足狂奔起来，如离弦之箭，驮着两人向河堤而去。

容景先是一怔，醒觉后立即扣住云浅月的手，轻轻一拽，骏马嘶鸣一声，堪堪驻足。

云浅月恼怒地看着容景，“你做什么？”

容景不说话，只是看着她。

“容景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我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就怕你不高兴。我什么也不敢做，什么也不敢为，甚至连个表情都不敢外泄。我在这个世界，带着记忆重生，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这样复杂的一个人。我想改变，想打碎这样的自己，但是从骨血里带来的东西，除非我死，它才能消失不见——你让我怎么办？”云浅月眼圈发红，低吼道：“你觉得你爱我爱得累，难道就不想想其实我爱你爱得也很累？”

容景薄唇紧紧抿起，抿成一线。

“小七活着，他活着没有什么不好。知道他活着的那一刻我有多欣喜，这种感觉你能感受吗？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孤单的一个人，终于有那么一个人，还是于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也和我生活这样的世界上，我不该欢喜吗？可是我敢在你面前表露这种欢喜吗？你觉得我身边乱七八糟的人和事儿多，你爱我很累，不只人累，心也累。可是我爱你比你爱我少，我处处紧张着你，怕你难受在意，我难道就不累？”云浅月的心中似乎有无数根刺在扎，“你想放弃我是不是？”

放弃我就欢喜了高兴了轻松了，再也不用吃醋别扭心里难受了是不是？”

容景眸光微微一暗。

“好！那你就放弃吧！反正我从来也不觉得自己好，我这样的女人活该没人爱才对，这样你也轻松，我也轻松。”云浅月挣脱容景的手，劈手一掌将他打落下马，调转马头返回城门。

容景猝不及防地被打落下马，但很快就伸手扯住了马缰。

云浅月想也不想就挥手劈断了马缰，双腿一夹马腹，准备离开。

“云浅月，你敢走一步试试！”容景声音极沉。

云浅月恍若无闻，不但要走，还在马身上拍了一下，骏马发足狂奔起来。

“关城门！”容景轻喝了一声。

守城门的士兵听到容景的命令，不敢耽搁，砰的一声关闭了城门。

云浅月脸色一寒，想着他有这个权力都用到她身上了，不由得心中恼急，立身于马飞身而起，身子轻捷如鹰隼，顷刻间上了城墙，看也不看城墙下一眼，向城内飞身而下。

容景如一抹轻烟，同一时间落在了城墙上，伸手扣住了云浅月的胳膊。

云浅月回身就给容景一掌。容景不躲不避，紧紧扣住云浅月的胳膊不松手。云浅月掌风要劈下的瞬间，见容景全无反抗之意，堪堪住了手，寒着脸看着他，“你不是放弃我吗？还拉着我做什么？”

容景脸色暗沉，“谁说 I 放弃你了？”

“你没说吗？”云浅月瞪着他。

“没说！”容景摇头。

云浅月眼圈通红，“你说爱我太累，不想爱了。”

“我是说爱你太累，但没说 I 不想爱了。”容景看着云浅月气急的模样，脸色稍霁，叹道：“云浅月，你对谁都一副冷静理智的模样，为何偏偏在我面前就如此蛮不讲理？”

“那你为何一直不说话？”云浅月想着听到他说爱她太累，她如何还能冷静理智？

“我一直没说话是不知道如何说。”容景伸手扶额，无奈地道：“我是很在意，特别在意，在意得几乎茶饭不思。可是我在意有错吗？本来那日大雨你对我剖心解析，我心中多么欢喜，我不求别的，只要你爱我就好。可是你可知我没有料到他竟然是东海太子，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连他的人还没见到只听到他的声音感觉到

了他的气息就知道是他，这让我多难受？我不想比较，可是不由自主地便去比较了，比较我和他谁在你心中的分量重。这样一比，我就觉得也许这一生我都没法达到他在你心中的分量，我就在意得恨不得他永远不出现在你面前。”

云浅月没想到他是这样想的，一时怔住。

“可是我也知道不让你见他是不可能的，你可知道我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想带着你去见他。我从来就不是个大度的人，我就是小气在意。他是东海国的太子，若只是一个太子身份倒也罢了，可是他与你实在太像……你可知这两日每次听他说话，看他做事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，换作是你，你也会说和他一样的话，做一样的事情。这样的你和他，让我如何不在意？我怕你见到他之后，我便什么也不是了。”容景的语气有些微苦。

“容景，你为何如此不自信？就因为 we 太像，才不可能相爱。无论是前世，还是今生。”云浅月心里一疼，伸手抱住他，将娇软的身子送进他的怀里，轻声道：“你何其聪明，为何就想不到这一点？再相见，他也只是我的比朋友更近的亲人而已。”

容景沉暗的气息一改，低头看着她。

“我要如何做，你才相信？我也在意你，不比你在意我少。以前秦玉凝喜欢你的时候我就在意，很在意。你怪我和夜轻染一起看秦玉凝和夜天倾演活春宫，怪我给夜天倾画了七十二春，但是你不了解我当时多么痛快和解气，她终于没资格再喜欢你了。你可知只要关于你，我的心里也很阴暗。甚至为了你，即便夜天倾不对秦玉凝动手，说不定我也会用尽手段将她送上夜天倾的床。我讨厌死她了。”云浅月恨恨地道。

容景眸光闪了闪，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！”云浅月肯定地点点头，看着容景如诗似画的脸道：“所以，容公子，请不要怀疑和质疑你的魅力，务必不要怀疑和质疑我对你的心。我已经中毒了！而且很深。”

“这么说我可以放心了！从出生到现在能够让我佩服的人也就他一个，你眼光不错。”容景微微勾起唇瓣，闭了闭眼，眉间的沉郁散去，伸手推开她，“早上我已经给他传了话，让他在落榻之处等着你。快去吧！”话落，他背过身子，“你们虽然许久没有见到，但最好不要待太久时间，否则我难免会胡思乱想跑去拉你回来。”

云浅月愣愣地看着他，有些蒙。

“对了，你见到他之后最好让他解除东海国和荣王府的婚约。你要知道洛瑶公主如今也在这里，很不小心，她那日见了我一面。”容景道，“免得八月还有秋桃花开，你就仔细处理了吧！”

云浅月的脸忽然一黑。

容景低低笑了一声，“东海国不愧出美人，玉太子容貌的确当得‘芝兰玉树’四个字，洛瑶公主也的确美若天仙。你小心些，别被蛊惑了，你的桃花已经够多的了。”

云浅月的脸已经黑成了锅底灰，声音阴阴地道：“你见到了东海国的洛瑶公主？”

“不小心见了一面。”容景点点头。

“八月的确不能再開秋桃花，违反时常，就该剪断。”云浅月恨恨地转身，刚要跃下城墙，忽然停住脚步，问道：“你确定你不跟我去？”

“免得不小心再见洛瑶公主一面，我还是不去了吧！”容景摇头道。

云浅月不再说话，足尖轻点，飘身下了城墙。

“打开城门！”容景站在城墙上吩咐，守城的士兵立即打开城门，他对城门口担惊受怕了半晌的弦歌吩咐道：“你带她去玉太子的落榻之处，她找不到。”

“是，世子！”弦歌见二人和好，松了一口气，抹了抹额头的汗，立即应声。

云浅月脚尖落地，见容景依然站着城墙上，收回视线，见城门打开，弦歌牵着马走进来，一脸哀怨地看着她，不由得挑了挑眉，伸手接过马缰，翻身上马。

“浅月小姐，您以后可千万别吓属下了，属下刚刚的魂都快被您和我家世子吓没了。”弦歌犹有后怕地道。

云浅月又气又笑道：“是他惹我的。”

“我家世子对谁都温润谦和，清淡疏离，就对您不一样。您就包容些吧！”弦歌道。

云浅月嗯了一声。

弦歌不再耽搁，连忙带路，想着原来玉太子是浅月小姐的旧识。

来到东海使者下榻的院落，弦歌低声道：“就是这里！”

这一处院落和容景落榻的院落相差无几，门口的街道很是干净，此时大门敞开着，院落里有几株海棠，还有几株菊花，海棠依然含苞待放，菊花正开得娇艳。

云浅月点点头，刚要翻身下马，就见里面有一间房门打开，走出一个女子，那女子衣衫华丽，头戴浅粉色轻纱，遮住容貌，但可见云鬓高绾，纤腰款款，娉娉婷

婷，即便不见容貌，端看这份举止姿态，也知是一个绝色美人。她的眼睛眯了眯。

女子见到门口的人一怔，目光在云浅月脸上审视片刻，对随后从房中走出的婢女低声吩咐：“翠儿，去问问是什么客人？”

那名叫翠儿的女子立即向门口走来。

云浅月不动声色地端坐在马上，想着东海公主果然貌若天仙。

这时，又一间房门从里面打开，少年罗玉走出来，见到云浅月一怔，随即大喊：“云浅月，你来做什么？”

那女子一怔，转头去看罗玉，见他没看自己，便回转头，目光再次投向云浅月，除了审视外多了一丝了然。

云浅月双眸微转，想着她和容景的传言天下皆知，想必东海国公主也有耳闻，便扫了那女子一眼，对少年笑道：“听从你早上的建议，如今来见该见的人。”

“牵着不走打着倒退，我好心好意地请你你不来，如今不请自来。”少年哼了一声，还为早先吃了云浅月一顿闷亏生气，恼怒地道：“你来晚了，子书哥哥不在。”

“去了哪里？”云浅月问。

“去了哪里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”少年回转身砰地将门关上。

云浅月笑了笑——既然没在，就等他回来。

这时，那名女子忽然向门口走来，翠儿见那女子走来，连忙走回去搀扶她。

“浅月小姐，这个女子是洛瑶公主。”弦歌凑近云浅月，压低声音道。

云浅月点点头，她已经猜出这个女子的身份。虽然没见到脸，但是这般高贵淑雅的姿态，比她见过的所有女子都美。传言东海公主天仙容貌，实至名归。

“洛瑶久仰浅月小姐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洛瑶公主来到门口，与云浅月的马匹保持一定距离，虽然微扬着脸看着她，但不见任何以低对高的违和感。

“我也久仰洛瑶公主大名。”云浅月并未下马，端坐在马背上淡淡一笑，声音清冷如水，“公主姿色倾城，更是名不虚传。”

洛瑶公主一笑，刚要再说什么，少年紧关的房门忽然又打开，他探出头来，脸色不好地对云浅月道：“子书哥哥去了翠微山的碧波亭，你要找他就去那里。”话落，砰的一声又关上了房门。

云浅月闻言对洛瑶公主道：“抱歉，我得赶去翠微山，改日再与公主一叙。”

“浅月小姐找太子皇兄所为何事？”洛瑶公主仿佛没听见云浅月告辞的话，笑

问道。

“我与他是故人。”云浅月见她还想再说，不好没礼貌地甩马就走。

洛瑶似乎愣了一下，“太子皇兄这两日喜欢翠微山的景色，所以每日都会去待个一时半刻。他一般不喜人去打扰。”

“既然是故人，他也许正想我去也说不定。”云浅月笑道。

洛瑶眸光微闪，笑问道：“浅月小姐是昨日刚刚来？那日我见到景世子，没见到你。”

云浅月笑着点点头，“不错，我昨日刚到。”

洛瑶公主眸光定在云浅月清丽脱俗的脸上，似乎很是认真地道：“景世子很好。”

云浅月心思一动，浅浅一笑，“是不错！”

洛瑶公主低下头抚弄衣摆，白皙纤细的指尖上豆蔻指甲莹润剔透，她动作很慢，似乎拂得很是认真。云浅月倒是不急着走了，如黛双眸玩味地看着她。须臾，洛瑶公主忽然抬起头，一笑，“时辰是不早了，浅月小姐要找太子皇兄就尽快去吧！翠微山的路不太好走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另外，太子皇兄虽然看着亲和，实则不好亲近，对我们姐妹都不甚亲近，除了玉儿例外。”

“多谢公主忠告。”云浅月调转马头，对弦歌和凌莲、伊雪吩咐道：“你们不必跟着。”话落打马离开。

弦歌和凌莲、伊雪对看一眼，返回下榻的别院。

洛瑶直待云浅月的身影消失于视线，才缓缓转身向院内走去，走了两步低声道：“她就是云王府的浅月小姐吗？我一直想见她，和荣王府的景世子一样，一直都想见。”

翠儿担忧地看着她，“公主，景世子和浅月小姐……”

“去采些菊花洗净，沏一壶菊花茶给景世子送去。景世子这些日子劳累，就咱们这个院子里有菊花。”洛瑶公主打断翠儿的话。

翠儿一怔，“是，奴婢这就去！”

洛瑶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，而是去了罗玉的房间。

翠微山在北城门外，云浅月很快就出了北城，沿着河道向翠微山驶去。河谷县城方圆十里的道路已经修葺好，但路面上难免有些河水淤上来的泥沙，马蹄踏上去有深深的蹄印。

路上有几名昨日在府衙见到的官员，正带着士兵疏通道路，见到云浅月连忙见

礼。云浅月坐在马上点点头，绕过这些人走上了翠微山的山道。

来到翠微山下，她一眼便看到了半山腰处的碧波亭。只见碧波亭内坐着一个人，那人是背对着这边，看不到容貌，但可见锦袍奢华，泛着点点星光。她盯着那人身影看了片刻，翻身下马，徒步上山。

山上的山石松软，但云浅月脚步极轻，并没有踩落石子发出动静。云浅月上山这一路不知道想了些什么，也许什么都没想，等回过神来时，她已经站在了碧波亭外。

男子依然背身而坐，似乎不知道有人来。

云浅月看着他，只见他青丝如墨，墨玉簪几乎和青丝融合在一起，难辨存无。他周身气息似乎融合了洒落在半山腰的阳光，很是温暖。云浅月张了几次口，才发出声音，“小七，是你吗？”

男子身子一僵。

“彩袖殷勤捧玉钟，当年拼却醉颜红。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。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今宵剩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云浅月声音轻若云烟。

男子猛地转回头。

云浅月看到了一张绝美容颜：肤如玉，眉如黛，如仙人妙手鬼斧神工，又如聚集了云山溪瀑、四季馨芳的精华，织染成了这样一张玉质容颜。除了一双眼睛，再寻不到往日的点滴。她的心震了震，忽然轻笑，“我从来没想到再世为人的你竟然还会是个大美人。啧啧！”

玉子书眸中刹那间闪过万千情绪，同样盯着云浅月的脸，盯了片刻，似乎被她的笑声惊醒，忽然别过头，有些郁闷地道：“我也没想过这样的容貌也会被你嘲笑。”

云浅月忽然不顾忌地大声嘲笑道：“真女人！”

玉子书忽然站起身，两步走到云浅月面前，伸手照着她头上敲了一下，恼道：“你这是要逼我毁了这副容貌吗？”

“不敢！”云浅月强忍着笑摇头，捂住脑袋埋怨道：“都两辈子了，你怎么还改不了打我头的毛病？”

玉子书忽然住了手，双眸透着几分欢喜、几乎忧郁、几分温暖、几分恍惚、几分复杂地看着云浅月，身子也因为云浅月的这句话再次僵住。

云浅月眼眶一酸，忽然上前一步，伸出双臂抱住眼前的男子，抱得紧紧的，整

个人黏在了他身上，哽咽道：“小七，你活着真好。”

玉子书身子一颤，微微动容。

“我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却从来不敢想你能活着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云浅月轻声道，“这不是梦吧？应该不是梦的，要不你掐我一下。狠狠地掐，别手软。不过我知道你对我从来不手软的。那次我受了伤不好好养伤，还背着你偷偷跑去酒吧，喝了最烈的酒，险些被人非礼，你后来不是将我的腿都给掐青了吗？好几个礼拜那瘀青都不下去。”

“芸儿，真的是你！”玉子书眼眶一涩，伸出手臂将云浅月抱住。

“嗯，是我。”云浅月点点头，她不想流泪，但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顺着眼眶流了下来。

“我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玉子书声音沙哑。

云浅月再也忍不住，哭出声。也许没见到的时候会想各种见面的情形，会想无数种理由让心情平静，会让那种记忆和感情深埋心底，但是直到这一刻，所有的防线却轻而易举地被摧毁。汹涌的泪很快就染湿了玉子书胸前的锦袍。

玉子书抱着云浅月，手臂收紧，没阻止，任由她哭。

整个翠微山都飘荡着云浅月的哭声，哭声在幽寂的山中有些缥缈。

两盏茶之后，云浅月的眼泪依然不停，玉子书无奈一叹，伸手推了推她道：“芸儿，你再哭下去的话我就被你的眼泪淹没了。”

“就要淹了你。”云浅月哭得厉害，一时止不住。

“这话听着不对劲，难道你想让我堂堂一国太子做太监不成？”玉子书笑问。

云浅月扑哧一笑，哼道：“你这个笑话真冷。”

“是你笑点太低了。”玉子书道。

“我还没哭够，让我再哭一会儿。”云浅月说着话又嗡嗡地哭了起来。

“你还是别哭了，哪怕不可怜我的衣服，也要顾忌一下景世子。你一会儿红着眼睛红着鼻子回去见他，他还以为是我欺负了你。”玉子书似乎很无奈，在云浅月的身上拍了拍。

云浅月没想到他这么轻易地就提到了容景，哼了一声，“你本来就欺负我。”

“我冤枉。”玉子书举起手。

云浅月一把推开他，看着他好好的锦袍被她弄得湿得一塌糊涂，又看到他举着手、表情怪异的滑稽模样，不由得笑着瞪了他一眼，“就冤枉你。”

玉子书放下手，看着自己的衣服苦笑。

“这衣服很贵吧？”云浅月掏出手帕，抹着眼泪道。

玉子书给了她一个“你说呢”的眼神。

云浅月又道：“反正你是东海国的太子，有的是钱，还在乎一件破衣服？干脆脱下来扔了再换新的。”

“这衣服能给你接了眼泪也值了，不过自然不能扔，要好好拿给景世子看看，让他赔我一件。东海国虽然有的是钱，但我爱民如子，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。”玉子书笑道。

云浅月无语，“你真是一个好太子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玉子书扬眉。

“我就不赔你，也不让容景赔。”云浅月绷起脸道。

“景世子派人给我传话的时候说了，你若是哭花了我一件衣服，他就照十件的价钱赔给我。”玉子书笑道。

“这个败家的家伙！”云浅月顿住手上的动作，恶狠狠地道：“他赔了你也不准要。”

“我很想要。”玉子书笑道。

“想要也不准要。”云浅月擦拭完眼泪，胡乱抹了他的衣服一下，将绢帕揣进怀里。

玉子书扫了一眼云浅月手中的月牙白绢帕，揶揄地看着她霸道的样子，笑道：“芸儿，我若没有记错的话，你还不是荣王府的世子妃，还没嫁给景世子吧？这就开始为他省钱了？”

云浅月脸一红，“这证明我有贤妻良母的潜质。”

玉子书笑了笑，看着云浅月红着的脸不再说话。云浅月也抬眼看着他。

二人四目相对，忽然皆无言。

片刻后，玉子书伸手将云浅月重新抱进怀里，用极其认真低沉的语气叹道：“芸儿，我以为你会为了景世子而不认我。幸好……我很高兴……”

云浅月听到这句话眼眶又是一酸，止住的眼泪再次流了出来。

曾经有那么一刻，她是想为了容景而不想与他相认的，就让过去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可是，她怎能抵得住心底强烈的愿望？那是小七啊！她如何能不认？如何能将他当作陌生人？她做不到。

“哎，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泪可流。”玉子书再次一叹，如玉的指腹擦去云浅月的眼泪，晶莹的泪珠染在他手上，配上玉白的颜色，更显得泪水晶莹剔透。

“现在你知道了，我就是矫情。”云浅月吸着鼻子低声道。

“呵……知道了，你不但矫情，还娇气。”玉子书轻笑道。

云浅月嗯了一声，趴在他身上不起来，贪婪地吸取熟悉的味道。无论时光如何流失，无论两人转世轮回各自换了一番容貌，无论再相见各自身份迥异身处不同大陆，但两个人相似的气息是不变的。她心中欢喜和感动交织，只想落泪。

“芸儿，哎，你……你别哭了！”玉子书五只手指都用上给云浅月抹泪，最后那眼泪不见少，反而还越抹越多，他再次无奈叹息。

“一次哭够了算！”云浅月这么多年积压在心底的眼泪有多少她觉得自己都数不过来。维也纳上空的那一场爆炸她亲眼所见，昏过去醒来没流泪，如今再次想来，那眼泪都被她和着血吞回了肚子里，如今才能爆发出来。

“那就哭吧！”玉子书似乎能理解云浅月的心情，叹了口气提醒道：“我可是很珍贵的，被你的眼泪淹了的话，可就不止让景世子赔我衣服这么简单了。听说荣王府紫竹院多的是宝贝……”

“你堂堂太子能没见过钱？”云浅月觉得这个人有将她眼泪收回去的本事。

“自然见过，而且还有很多，但为东海子民造福祉多增加钱财的事情我向来乐意为之，且不遗余力。”玉子书笑着道。

云浅月脸一黑，一把推开他，恨恨地道：“你这个人，好好的相见场面，不是应该抱头痛哭吗？你怎么就这么不配合？”

“我怕你哭废了的话，景世子会来找我算账。”玉子书笑道。

云浅月翻了个白眼，但眼睛有些肿，她才意识到的确不能哭了，再哭下去这双眼睛就真废了，于是掏出绢帕抹眼睛，懊恼地道：“不哭了，浪费感情。”

玉子书看着云浅月的模样轻笑。

云浅月用力睁了睁眼睛，被玉子书的笑脸晃了一下神，忽然背过身去，嘟囔道：“你长这副容貌，真是没法夸了。”话落，她期期艾艾了两声，“怪不得接生婆将你当作公主，那个什么藩王的小王爷要娶你，这副容貌生在你这个男人身上，实在是造孽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玉子书一怔。

“是罗玉告诉我的。”云浅月转回身，对玉子书吐吐舌头，嘲笑道：“你真糗！”

“原来是他说的，我就说东海国的消息不会轻易传入天圣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！”玉子书笑了笑，点点头，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模样，“是挺糗。”

“东海国的消息虽然不会轻易传入天圣，但是天圣的消息比较容易传入东海吧？你难道就没怀疑过我也来了？就没想过找我？我的名声可是很大的！”云浅月看着玉子书，想着两个人不过是隔了一片东海而已，怎么就这么多年来才相见呢。

“你的名声是很大，而且也传到了东海。东海几乎人人都知道天圣皇朝云王府有个浅月小姐。但是那浅月小姐……唉，与你以前性子实在相差太多，我哪里能料到……”玉子书又是一叹，“况且我也真未曾想到你也……来了这里。”

“我从出生就背负着云王府女儿入宫为后的祖训，迫不得已，只能伪装。这一伪装就是十年。老皇帝太精明，我那时候那么小，那么弱，只能靠伪装当武器，追在夜天倾屁股后面跑，让他以为我很想嫁给夜天倾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他才会对我大意，我才能安然无恙地长大，才有时间充分准备，打磨羽翼，等不伪装或者被他识破的时候，才能让他无可奈何。”提起老皇帝，云浅月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，我知道云王府的祖训，只是没料到是你。芸儿，你这些年过得辛苦了。”玉子书眸中染上怜爱和心疼之色。

“倒也不苦，总归是逗着老皇帝玩呗，将他耍得团团转，我就很开心。唯一不开心的就是有一个人总是惹我。对我若即若离，我不想看见他，他偏出现在我面前，等我想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偏偏又避而不见。实在烦人。”云浅月道。

“那个人是景世子？”玉子书挑眉道。

“嗯，除了他还能是谁？他七岁的时候遭了难，险险地被我救回一命。后来十年不出府，却还将我吃得死死的，就是一个坏人，以欺负我为乐，哪一日不欺负我了，就是见鬼了。”云浅月站得累了，伸手拉了玉子书坐在亭子内的石凳上。

“他若是哪天不欺负你了，你还会不习惯，是不是？”玉子书含笑看着她。

云浅月哼了一声，笑道：“我犯贱呗！从来不知道自己就喜欢被人欺负。”

玉子书认真道：“芸儿，你很爱他。”

云浅月沉默了一下，看着玉子书的眼睛，认真地点点头，“是，我很爱他。”

玉子书笑得温暖，“寻找到一个真心爱你，你也真心去爱的人不容易。既然你爱他，就要好好地去珍惜他，尽量不要让他伤心难过。他要是幸福，你也会很幸福。”

云浅月见玉子书眼里只有满满的温暖，眼中再次凝聚上水汽，但这次没有让泪水流下来，而是笑着点点头，很是豪气干云地道：“我要用生命去燃烧他。”

玉子书忽然转过头，闷笑出声，嘲笑道：“芸儿，你好不知羞。”

云浅月脸一红，“我做过不知羞的事情多了去了，以后你可以尽情笑话我。”

玉子书好笑地看着她，眸光有些飘忽，但很快就恢复清明。

云浅月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的事情，想起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到一起共事，再到生离死别的过往，突然静默下来。

碧波亭清风静静，一时间二人不再说话，显然都在回想以前的光景。

许久后，云浅月忽然道：“谈谈你家的公主妹妹。”

玉子书收回思绪，唇角勾起，本来是温暖如水的仙人容貌顷刻间变得有些邪魅，“我家的公主妹妹有好几个，你要谈哪个？”

“就谈和荣王府有婚约的那个。”云浅月看着他。

“洛瑶啊！”玉子书眸光一闪，慢悠悠地道：“她是东海国最美的公主，是父皇和母后最疼爱的女儿，她的琴棋书画在东海国没有人能比得过，就算是我也要输上一筹。而且所有女子的训诫典范都学得极为精通，只要她想做一件事情，从来没有做不好的，她想要的东西，也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”

云浅月眨眨眼睛，“这么厉害？”

玉子书笑着点点头，“她在东海国百姓心中就是完美女神，所有女子都及不上她，除了天生体质柔弱不能修习内功外，几乎是样样精通。即便她不能修习内功，但她依然爱好武术，十八般武器她都会用，尤其是剑法超群。若是我不用力和她比试剑法的话，也很难赢她。”

“这么完美啊！”云浅月叹了一口气。

“比起你这么坏的名声，还有一大堆缺点来说，她的确比你强了不止百倍。”玉子书见云浅月懒洋洋地趴在石桌上的模样，毫不留情地打击她，“你如今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和她在一处，还真是小草和牡丹的区别。无法比较。”

“你故意打击我是不是？”云浅月瞪眼。

玉子书不理睬她的瞪眼，用挑剔的眼光继续道：“不过若是将现在的你还还原成原来的芸儿，我想不会逊色她多少。原来的芸儿多么可爱，坐有坐姿，站有站姿。你的军姿是我们国安局所有人中最好的。如今的你……啧啧，真是没法看。”

云浅月扯了扯嘴角，懒散地道：“两世为人，总不能一个模子不是？上一辈子累死累活，这一辈子还不换个活法岂不无趣？”

“也是！”玉子书赞同道，“不过你这样的话就会被比下去了！”

“容景已经被我掠夺了，任何女人都靠边站。谁要抢夺，三尺青锋酬谢。”云浅月忽然抽出腰间的宝剑，啪地放在了桌子上。

玉子书看着宝剑好笑，“这就是碎雪吧？你跟强盗有什么两样？”

“我不管，你要帮我。”云浅月抓住玉子书的胳膊摇晃，“她虽然是你的妹妹，但是有我们的关系好吗？有我们亲吗？有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吗？没有吧！所以，你必须帮我，让她退后。”

“我们的关系虽然不好，但却是骨肉至亲。”玉子书提醒云浅月。

云浅月扁嘴，看着他，很有气势地道：“一句话，帮还是不帮？”

“你今日见到洛瑶了吧？”玉子书不答反问。

“见到了。”云浅月想起那个女子，她的身上将女人的美诠释得淋漓尽致，这样的女人怕是男人见了眼珠子都会掉到地上，不惜一切代价地弄到手。

“她一直都很仰慕景世子，也很想见见被景世子所说的‘此生只此一妻，非卿不娶’的你。如今她既然见了景世子，也见了你，恐怕更会激起她心中的志气，没那么容易退后。”玉子书笑着道。

云浅月皱眉，“她还真与我争夺容景不成？”

“洛瑶自小就是什么都要学得最好，拔得头筹。因为她这个性子，也让她无往不利。只要她想做一样事情，谁都拦不住，千方百计都会让她做成，而别人还无话可说，只有叹服。如今她见了景世子，又见了你，你说以她这个性情，会轻易退后吗？”“玉子书挑眉道。

云浅月眉头拧成结，有些闷闷地道：“东海国不是有‘尊太子令等于尊皇命’的话吗？你在东海国不是一言九鼎吗？解除婚约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？”

“解除婚约的确是我一句话的事儿，但是我左右不了洛瑶。即便没有婚约，若是洛瑶思慕景世子，想要争取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”玉子书无奈地摇头。

云浅月有些头疼，伸手揉额头，“完了，我又头疼了！”

“嗯？这就头疼了？”玉子书挑眉，笑道：“你以前不是越难攻克的事情越迎刃而上吗？怎么如今还没战就畏人之兵了？”

云浅月瞪了玉子书一眼，抑郁地道：“我好不容易解决了一个秦玉凝，结果又跑出来一个玉洛瑶，我能不头疼？如今年纪大了，哪里还有以前那么多激情？我的激情早就被磨没了，如今只想安逸到死。”

“没出息了。”玉子书好笑地提醒她，“你还没到十五，离年纪大差远了。”

“是挺没出息的，我说的是心理年龄。”云浅月有些恍惚地道，“以前那一世，算起来过了也不过二十几年，却仿佛过了千年那么长。什么恪守严谨，冷静睿智，精明强势，心思通透，才学满腹，到如今啊，什么都抵不过一片阳光，一张软榻，身边有一个爱自己的男人，就这样安逸下去。我觉得所求也不过这些而已，怎

么就这么难呢！”

玉子书有些无语地看着云浅月，叹道：“芸儿，你看起来要的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，其实你要的是世界上最难的东西。阳光不是每日都有，软榻承载两个人的重量需要很牢固，爱你的男子需要悉心呵护，一直安逸到死也需要有个世界最安宁的地方让你安逸才行。”

云浅月扑哧笑了，看着玉子书道：“照你这么说我的追求还挺高。”

“是挺高！”玉子书笑着点点头。

“哎哎，以前怎么没发现我这么有精神层次的追求呢！难道这就是返璞归真？我超脱了？”云浅月双手托住下巴，“看来我要重新激起斗志，打守卫国土保卫战了。”

玉子书闷声而笑，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。”

云浅月腾地站起身，将宝剑重新放回鞘内，伸手拉住玉子书的手抬脚就走，“走，我们下山。从今天开始我要打保卫战。你是我的后援，必须在我需要的时候无条件支援我。”

“看来我的任务还挺重。”玉子书被她拉起来，挑了挑眉。

云浅月给他一个“你很上道”的眼神，看着山下忽然很有兴趣地道：“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轻功，你带着我走。”

玉子书笑着点点头，扣住云浅月的手腕，足尖轻点，身子凌空拔起，飘然向山下而去。

云浅月眨了眨眼睛，几乎没起落，玉子书便飘身落在了山下。她回头看了一眼半山腰的碧波亭，计算了一下自己用轻功花费的时间，计算完之后像看怪物一样看着玉子书，愤愤道：“真不是人，我不认识你。”

玉子书好笑，“若是有一人天天惦记着将你扮成女装，你为了躲避他，你的轻功也会练习得和我一样好。”

云浅月忽然大乐，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“一个老顽童。”玉子书看了一眼天色，“我们该回城了，否则景世子该忍不住来抓人了。”

云浅月抬眼，见日头已经偏西，点点头。本来也要回去了，她不敢耽搁太久。

玉子书将中指和食指放在一起，打了个轻轻的口哨，一匹通体黑色的马从远处跑来，亲昵地在玉子书身上蹭蹭。他摸了摸马头，忽然对云浅月一笑，对马说道：

“小云真乖！”

云浅月脸一黑，抬脚去踹玉子书。

玉子书避开，足尖轻点，翻身上马，对她笑道：“我们来赛马？”

“赛就赛！”云浅月也喊来自己的马，翻身上马，招呼也不打，就向城内驰去。

玉子书好笑地摇摇头，打马跟上云浅月。

虽然云浅月先走了一步，但到城门口的时候还是被玉子书追了个并排。她转头看了他一眼，不服气地道：“你的马脚力比我的马好。”

“是，我的马脚力比你的马好，不是你的水平没到家。”玉子书配合地点点头。

云浅月无语，这话他还不如不说，她静默了一下，忽然一把揪住玉子书的衣领，恶狠狠地道：“你将我早先见到的那个温暖亲和，很好很好的玉子书给我还回来，我不要这个。”

玉子书眨了眨眼，语气温暖地说了三个字，“景世子！”

云浅月手一松，连忙前后左右各看了一眼，没看到容景的人影，不由对玉子书瞪眼。

“在城墙上。”玉子书提醒道。

云浅月抬头，只见城墙上立了一排士兵，在一个大个头士兵身后三尺的地方立了一抹月牙白的身影，正目光懒散地看着城墙下。他全身气息似乎刻意地隐藏了，否则她不会发现不了。云浅月撤回攥着玉子书衣领的手，对城墙上招手，“容景，下来。”

容景站在城墙上不动。

“下来赔人家衣服。”云浅月又喊了一声。

容景挑了挑眉，飘身下了城墙，落在了云浅月马前，将她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眼，最后目光定在她红肿的眼睛上，挑眉道：“在翠微山烤兔子吃了？”

云浅月无语，烤兔子吃才会将眼睛弄红吗？

“辛苦玉太子了，她自小娇惯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我以后会好好看着她，不让她再有机会破坏你的衣服。”容景转头温和地看着玉子书，一句话将亲疏远近分得门儿清。

玉子书含笑点点头，“我也不想再有这个机会了，看美人落泪实在难受得紧。”

云浅月别开脸，不看这两个人。